



紫金文库

金曾豪
著

蓝调江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金曾豪
著

蓝调江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调江南 / 金曾豪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068-6951-5

I. ①蓝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7726 号

蓝调江南

金曾豪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张 娟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05 千字

印 张 13.25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951-5

定 价 42.00 元

目 录

老茶馆 / 001

听 书 / 008

八音刀 / 014

树德堂 / 023

呼 鸭 / 038

萤火虫，夜夜红 / 045

巷口小吃 / 053

电影船 / 063

网 船 / 069

家里的灶头 / 076

蟹眼天井 / 084

母亲树	/ 090
一头有名字的羊	/ 096
独角牛走过老街	/ 105
想念燕子	/ 114
海棠依旧	/ 120
高家竹园	/ 128
朱家坟	/ 139
干稞巷的秘密	/ 149
江南“水八仙”	/ 156
乡间小景	/ 173
赤脚走在田埂上	/ 193

老茶馆

旧时，常熟的每个乡镇都有多家茶馆。当然，有相当规模、所谓“数得上”的，一个镇也就是三两家吧。

低乡的练塘镇“数得上”的茶馆有两家：东园和西园。店名并无讲究，东园在东街，西园在西街，如此而已。店名也并不在门面上张扬，连幌子都省了。倒是“水筹”上有店名。在三寸长、一指宽的小竹片上烙上“某某茶馆支”的火印，抹一层桐油，就是茶馆发行的水筹了。一般有“一支”和“五支”的两种。每支水筹可打开水一瓶（热水瓶）。

我常去西园茶馆打开水，对西园更熟悉些。开水是在老虎灶上打的，所以老虎灶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。

老虎灶比真老虎大得多，有大象那样大。灶面上有四只汤罐，一只大锅和一只积锅。在大锅上接上两尺来高的木桶就成了积锅，用于囤积沸水。积锅之后是老虎的尾巴——烟囱，很粗，一直通到屋顶外面去。烟囱总是热烘烘的，绕着几道铁丝什么的，茶客淋湿了衣裳，脱下来挂到铁丝上烘，不一会儿就干了。老虎灶不吃人，吃砵糠。砵糠有两个进口，一个在烟囱后边，另一个由四只汤罐簇拥着。前一个火口连着一个倾斜的炉垫。后一个直通炉灶前膛，是生铁的，三号碗那么大的口径，有铁盖。“喂”砵糠时，先在火口上接一个铁漏斗，然后用畚箕来“喂”。旁边备有一根一米多长的铁钎，可插入火口去调火。

砵糠在那么大的灶膛里燃烧，有那么高的大烟囱抽着风，发出的声音相当雄壮，俨然有虎的气势。用铁钎拨火时，“老虎”就轰轰地吼，好像挺生气的。拨火人的脸被映得通红。

西园茶馆的老虎灶和店堂没有任何隔断。如果不是夏天，这个庞大的、呼吸着的“老虎”会使店堂变得温暖而亲切。

旧时，学木匠的要在出师前用一个工时单独完成一架纺车或者一条长凳。纺车的结构繁杂，而条凳的榫和卯都是斜的，要做到严丝密缝，并不比纺车简单。泥瓦匠的“毕业论文”则是一座家用的双眼灶。粉刷完毕，你还得用墨水在“灶山”上画上传统的装饰图案。泥瓦匠都会砌灶头，但能打老虎灶的泥瓦匠极少，常常是几个乡镇找不出一个来。

为西园打老虎灶的是保根师。他名声在外，方圆几十里，说

起老虎灶就会提起他。据说决定老虎灶发火不发火的关键是火门，那是在灶膛和烟囱的交接之处。老虎灶打到关键时刻，保根师照例会耍个手腕，把旁边的人支开，然后神秘秘那么一弄，“老虎”一下子就活了。有的泥水匠细加探究，然后依样画葫芦，但结果还是不行，“老虎”不是奄奄一息，就是漏膛。其实，局部模仿是不行的，得综合考虑烟囱和炉膛的情况。火门控制着烟囱的抽力，抽力小了，“老虎”就雄壮不起来；大了，则容易抽走窑糠灰造成漏膛。

保根师每天来西园喝茶，他是这里唯一的免费茶客。西园的老虎灶很“发”，是他的得意之作。老人每天都会来摸摸暖暖的灶头。在他的眼里，老虎灶是有生命的。

东园茶馆用的是井水。那井的井径比常见的大得多，水好，而且丰沛。这么好的井毕竟不是掘地就有的，西园只能用河水，就在市河里取水。那时的河水清，按现在的标准，一般都在地表二级以上。在浅水活动的穿条鱼不用说了，仔细看时，在水草间还有土婆鱼出没呢！当然，毕竟是地面水，河水入缸之后还是要用矾“淀一淀”的。西园备有六口七石大缸，能轮番着“淀一淀”。缸是骑置在墙壁里的，一半在屋里，一半在屋外，分别配有半圆形的缸盖。屋外是进水口，屋内是取水口。这样置缸的好处是水担不进店堂。当年阿庆嫂帮胡传魁“水缸里边把身藏”，想来就是用的这种缸了。

小镇的流动人口不多，茶客多是熟客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每

天早晨都要来这里“孵一孵”的。如果某人缺席，别人就会打问原因，是不是出门了，身体怎么样了。问通讯地址，这些人都会说：

“寄到常熟南门外练塘镇西园茶馆就是了，稳定收得着。”

西园备有红茶和绿茶两种。茶叶并不预置在茶壶内，而是备份在排成盘的小方纸盒中。茶客进店落座，跑堂的就到了身边，并不问要红茶还是绿茶，因为他知道这一位要的是什么。茶浆已经“杀”好在壶中了，配套上桌的还有一只青花的茶盅。

汪曾祺在京剧《沙家浜》里有精彩唱段：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；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。”在常熟人看来，方的桌子不一定有资格称八仙桌。八仙桌是比较上档次的桌子，至少是桌脚与桌面相垂直的那种。脚与面垂直的桌子，必定是用硬木做的。茶馆里极少有这种桌子，用的是斜脚的方桌或者长桌。与此相配的是板凳，而且多是长条的，几乎没有椅子。一般不用陶壶，公用之物都用容易清洗的瓷壶。少数老茶客自备茶壶，用毕，自去洗净，放到橱里那个老地方，以备明日再用。

一日，我去西园打开水，见一桌子茶客正在研究一把茶壶，就过去凑热闹。原来是一老者在那儿摆弄着一个壶盖。壶盖上有五个字，均匀地绕着壶滴子排成一个圈：可以清心也。老者让人猜这个句子怎么念，从哪个字念起。五个都是常用字，这样隆重发问，必是陷阱，一时竟无人出声。最后的答案是：无论从哪个字读起都通的，可以清心也，以清心可也，清心也可以，也可以清心，心也可以清。汉字的独特妙处就在这热烘烘的老虎灶边，冷不丁地把少年

的我撩拨了一番，使我心醉神迷。这是西园茶馆对我的一个小小的馈赠。

又一日，听茶客们在议论瞎子阿炳。几个老者说阿炳曾到过西园拉琴，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《二泉映月》。听的人多，说话的人就来劲。另一个老者说那天茶馆的窗子外奇怪地聚集了好多狗，一声不吭地趴着，棒打不散。又一个老者说得更浪漫，说阿炳拉着拉着，冷不防从屋顶上掉下一条乌梢蛇来。说狗那个老者，忙配合，说阿炳胡琴上蒙的那张蛇皮也是乌梢蛇，说不定这两条蛇还有血缘关系哩……练塘镇离无锡不过四十公里，阿炳是有可能到过西园的，但黄狗与蛇的故事必是老人们的即兴发挥了。这样活灵活现的口头创作真是精彩得很。回想起来，西园茶馆对我的赠予还真是不少的。

茶馆一定是小镇上开门最早的店家。不为别的，只为茶客们到得早。茶客中老人居多，几十年了，他们早睡早起惯了，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吃茶（他们不说喝茶）。想到那座轰轰作响的老虎灶，他们的心里就有一种舒坦的暖意。走到石拱桥上，就看见西园茶馆门板缝里漏出来的橘红色的灯光，心想：“贼娘，今朝我是第一个到哩！”就很响亮地咳出几声来。

有的茶客身后还跟着一条草狗。跟着主人上茶馆，惯了，它们竟也成了瘾。在店堂里，在那么多的人腿和桌腿之间挤来挤去，又能和熟悉的同类碰碰鼻子，确实蛮开心的。也有带鸟笼来的，不多，无非是画眉、秀眼什么的。这里太嘈杂，不是常来的鸟不肯

叫。

有的茶客孵一会儿茶馆之后还要去市场上卖些农产品，菜担子什么的就暂时放在后院里。一次，一个茶客带来一篓子小猪崽，不等上市就被人急火火地叫走了。没办法，茶馆老板只得义务养了一天小猪。

茶客暂时离开时，会把壶盖翻过来盖。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暗号，堂倌见此就不会把茶壶收走。暂时离座的茶客大多是去吃早点的。腿脚不便的也可以在茶馆里“喊面”。堂倌抽空去面店招呼一声，不久就有面店的小伙计送面来了。碗面是放在提篮里的，不容易冷掉。提篮是长方形的，有两层，最多可放四碗面。送面的小伙计总是急促地小跑着，怕时间长了面条会烂掉。“喊面”要讲清楚加什么面浇，还有是否免青，是否紧汤什么的。“免青”就是免放葱花。那时我常想，“免青”的人真憨，那洒了葱花的汤面有多香啊！这时候，桌子底下的那些狗肯定快馋死了，它们巴望喊来的都是排骨面。

堂倌提着铜吊子来续水。左手的小手指点着茶壶，拇指和食指掀起壶盖；提吊子的右手一抬，一“截”开水就像小白兔一样窜进了茶壶。续水有“凤凰三点头”的美言，但真有经验的堂倌只“一点头”就够了，当他的手指点着壶身时，他就大概地知道壶中还有多少剩水。有功架的堂倌很少将水洒落，“滴水不漏”就是形容这一手的。在续水过程中，堂倌总是在不停地和人说话或者自言自语。这么说着话可以避免和人相撞，还能活跃店堂里的气氛。

店堂里总是热闹，因为每张嘴都在说着话。有了这嗡嗡嚶嚶的背景音响，旁桌上的谈话一般是听不清楚的，你尽可以指点人间，娓娓而谈。茶馆本来是乡村的新闻集散地，是一张口头的报纸。上至国际风云军国大事，下至家长里短鸡毛蒜皮，在这里均有发布，均有点评。

若是发生家庭矛盾、邻里纠纷，当事人往往会约定到某茶馆“吃讲茶”。“吃讲茶”就是当事人一起到茶馆去诉说情理。茶客们自然会对此进行评说。在大庭广众之中摆到桌面上来说，而且茶客大多与当事人并无利害关系，所以评说起来大致是能公正的。有名的沪剧《阿必大》里，代表正义一方的婶婶说了句：“明朝和依去茶馆评评理！”就把虐待童养媳的婆婆吓得瘫坐于地，可见茶馆是代表着乡村的舆论的。

乡村里的手工业小头目都是茶馆的常客。所以，用泥木油漆工的人会到茶馆里来“喊工”。一般说来，“喊工”时，茶馆的早市就到尾声了。

泡杯茶喝，在家里更是方便，那些老茶客为何偏要赶早赶晚聚到这简陋的茶馆里呢？当然，这时候提这个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。
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，我总会想起故乡那个叫西园的老茶馆。年初一早上，那里的每一把茶壶里都会有一枚免费的青橄榄。



听 书

“听书”是苏南俗语，这里的“书”指苏州评弹。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。

书场是茶馆兼营的。茶市既罢，将桌凳稍加调排，就成书场了。书台是固定的，木制，高二尺左右，两边各有阶梯接脚，有三级，取“连升三级”之意。台上置桌椅。桌是“半桌”，开评话（俗称“大书”）时横置，开弹词（俗称“小书”）时竖放。桌帷和椅披用彩缎制成，配以明黄流苏，场子里顿时就有了艺术气氛。椅子上还有蒲团，用素色缎子饰面，挺讲究的样子。蒲团有来历，是当年乾隆爷赐予的。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召评弹名家王周士御前说书，见王周士站着难于弹唱，特赐蒲团准坐，蒲团从此成了书台

之宝。墙上有水牌，写明所请先生、日夜场所弹唱的书目。又有对联，如：“舌灿莲花弹唱离合悲欢，胸中成竹评说今来古往。”

紧靠书台的长桌称状元台。原称老人台，为年老耳钝者特设，后来少壮者常杂坐其间，名不副实，索性更名。

书场一般开下午场和夜场两场。夜场书更受重视，都是说书先生的看家书目。

场子里有提篮小卖，无非是西瓜子、南瓜子、花生米和五香豆之类的消闲小吃。回想起来，这些提篮小卖的妇人在无意间为评弹培养了观众呢！我跟着大人去听书的本意就是为了这些小吃，后来耳濡目染，慢慢喜欢上了听书。

一个堂倌来为汽油灯充气，另一个上台为说书先生备茶水。这是开书的信号。提篮小卖的赶紧收起生意。

男先生和女先生上台了，亲切地微笑着，一举一动都挺考究，努力携带一点书卷之气。

开书前，书场门口总有些妇女挤挤地站着。她们是来听开篇的，更是来观赏女先生的“行头”的。女先生的服饰化妆都十分考究，一排书说十五天，每天的服饰不会重样。那时，小镇上的时装潮流可能是她们引领的吧。所谓“开篇”即是正书之前加唱的小段子，和正书无关。常唱的名篇如《宝玉夜探》《莺莺操琴》《战长沙》《林冲踏雪》等，辞藻极其精美，是文人和艺人反复打磨出来的精品。“香莲碧水动风凉，水动风凉夏日长。”这一些文学味极浓、音乐性极强的句子使我钦佩尤加。

开篇之后，收场的门帘就放下了。门口的妇人自动散去，一路上还在津津有味地延续着关于服饰和嗓子的话题。

男先生穿长衫。衣料相当讲究，不是毛哗叽就是派立司。衣袖长出几寸，连同白衬衣的袖子一齐翻折成洁白的一截。先生带上书台的还有老三件：折扇、手帕和醒木。三件皆有实用，又都是道具。尤其那折扇，一会儿是刀枪剑戟，一会儿是船帆状纸，说什么像什么，神了。衙门里案桌上的木块称惊堂木，在说书先生这儿就叫醒木。关节处拍一记醒木，也能惊天动地，吓走听众的瞌睡虫。琵琶和三弦是早就备在半桌上的，那样般配地并放着，任从什么角度看都能看出线条和木质的美感来。

那时，我与其他孩子一样，对这两件乐器并无好感。使我们入迷的是故事，对打断故事的弹唱挺烦的。最怕先生抱起乐器来慢慢地唱。“小书一段情，大书一股劲。”听评话就没有这个麻烦，醒木一响，故事哗哗地流。

起先，听唱是被迫的，后来，居然就渐渐地听出些好处来了。蒋调的清雅，徐调的温软，琴调的潇洒，张调的激昂……到能接受弹唱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个大孩子，再不好意思拉着大人的衣角进场听“白书”了。

几个大孩子凑在一起商量，想出了“派代表”的穷办法——每个人凑点钱，供一个人去听书，次日找个时间让他向大伙传达。派出的代表是我们中最能模仿说书人的，受此重托，竭力地绘声绘色，却远远没有原版的生动迷人。故事是有的，但听半天也“进不

去”故事里。这是怎么啦？想想这个问题，多少使我悟出点艺术的真谛。说书人远远不只在讲故事，他们把难叙之事娓娓道来，把难状之物呈之目前，把难言之情诉出微妙，看似随口而出，其实句句都是有心的：有时细针密缝，有时一表千里，说噱弹唱演，皆追求具体、生动、传神。这种追求是和小说一致的。那时候，我是非常钦佩那些评弹艺人的，惊讶于他们能凭一张嘴把故事说得悬念迭出引人入胜，把人物刻画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，把人情世事评点得练达洞明。在我少年的眼中，这些穿戴整齐、温文尔雅、说古道今的说书先生是值得信赖、应当尊敬的。他们通过历史和道德知识的传播，在不经意间薪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。这样的口头传播在乡村尤其重要，因为那时候的乡村比城里有着更多的文盲和准文盲，口头传播是他们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。通过口口相传，代代传承，不识字的人同样可以通情达理，具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。他们不识字，但我们不可说他们没文化。识字不等于有文化，那些握有文凭的卑鄙者才是最没有文化的人。

话说回来，听书还得听原版的。东园茶馆坐南朝北，书台背面是一排格子长窗，窗外便是练塘河，河里总有泊在镇上过夜的船只。快到开书时，我们几个就去说动一个船主，让他把船泊到东园那边去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在船上听隔窗书了。听隔窗书不是全天候的，天凉，书场的窗子关起来，隔窗书就听不成了；天热，窗子开着，可水上的蚊子多，得不停地和它们战斗。羊尖镇上有我的一个朋友叫李钟瑜，他们家和书场只隔一道墙，他可以躺在床上通过一

个墙洞听书，真是美妙极了。房间在二楼，墙洞高踞于书场接近房梁的地方，书场老板是不会认真追究的。对这个宝贝墙洞，我只有羡慕的份，因为羊尖镇远在三十里之外。我后来写作《有一个小阁楼》，就是得到了这个墙洞的启发。

听隔窗书总是不过瘾的。总是有了阻隔，声音邈远飘忽，更重要的是看不见说书人，使评弹的魅力大为逊色。

听书到了关键环节，我们只好老着脸皮混进场子去过把瘾了。我说过，东园书场是背靠着河的，而且书场还有一个“水后门”可以利用。卷起裤腿，沿着石驳岸淌一段，就到了一个水栈（水后门），登上十几个石级，穿过厕所，再走一段小弄堂，就从侧后进入了书场。这时，书已开讲，一切都安定下来了。老听客是不会嫌我们的，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。他们眼神里甚至还有些欣慰哩——有接班人的确是值得欣慰的。有了这些“基本群众”，加上堂倌停止了续水，我们被撵的可能性不大。当然，“小落回”的时候我们会去厕所里避避风头，给堂倌一点面子。其实，无论老板堂倌还是说书先生，对我们都是没有反感的，他们知道培养听众的重要性。

说书先生和听众的关系是很特别的。老听客中有文化素养较高的人，更不乏见多识广、谙熟世事人情之人。评弹是弹唱世事人情，评点善恶美丑的艺术，这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参与到创作中去。

散书场之后，有话要说的老听客会留下来，当面“扳错头”。哪一节书不合情理，哪一句唱词不合韵辙，哪个词用得不够……一位姓秦的年轻先生说《再生缘》，因为尚在修改过程中，还有些夹